

初

语

小说连载

秘香

大荒

●嘎子

“哦哟哟，可怜的洛尔丹。”
“流那么多的血。”
“他死了。脖子都快咬掉了。”
“菩萨。这可怜的小伙子砍死了三条狼呀！”

帕迦提起让血浸透的毡片，盖在洛尔丹的裂着长长血口的肚皮上。那条血口像歪扭的嘴咕咕冒着血泡，惨不忍睹。这样子，就是山崖一样铁硬的汉子，也会软了手脚的。帕迦用冷冰冰的手捂住伤心的眼睛，感觉有些累。维色抱起了洛尔丹的头，粗断的脖子上又咕咕冒出一串血泡。他听见洛尔丹硬挺的喉头动了动，里面传出咪咪的声响。洛尔丹圆瞪的眼睛有力地眨了眨。

“头人，他还活着。”
“我还没死呢，维色兄弟……”洛尔丹嘴唇没动，却传出一串细小的像是蚊虫叮咬的声音。维色一字一句都听清了。

“洛尔丹，我的好兄弟，你不会死的。”维色拍拍他青紫色的脸颊，说。

洛尔丹歪咧嘴难听地笑了一声，又吃力地大口喘气。他脖子上又咕咕咕冒出串血泡，脸颊上的深纹痛苦地扭动起来。

“啦啦呀呀……痛死人啦……痛呀！”

“维色，把他头平放在雪地，那样他会好受一些。”帕迦说。

洛尔丹枕着雪地，脸上的苦痛渐渐平息了。他合上红肿的双眼，挤出两颗带血泪水。他静下了，呼吸声也平稳了些。一场暴风终于狂扫过了，雪原荒野也疲惫地安静下来。

“我们抬着他走吧。”维色说。

帕迦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没说啥。他抬起头，眼里也罩着层忧郁。他知道，洛尔丹只能躺在这冰冷的雪地上，然后冻成一坨坚冰。他不能移动，一点稍稍的移动，都会使伤口撕裂，肚子里的那些滚烫的东西滑出体外。帕迦伤心地眨眨眼睛，一股滚烫的泪水淌了下来。他明白这个阿注最好的小伙子，他的女婿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他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婿受这样的苦呢？惨呀！菩萨，你开眼看看吧！

洛尔丹缓缓睁开眼睛，脸上又出现了痛苦的深纹。他拼命挥着手，在雪空里胡乱抓搔着，用一种嘶哑受伤公牛一样的凄惨的声音叫喊。额上的汗大粒大粒滚落。

“喂，喂喂！你们看什么看呀！你们就这样眼睁睁看我受苦呀！你们的心又黑又脏……怎么不让我死……让我死！”

“洛尔丹兄弟，你睡一会儿就要好的。”维色又抱起洛尔丹沉重的头，脖子上的伤口又咕噜噜冒出一串血泡。他伤心地闭上眼睛，觉得自己也让可怜的洛尔丹刺激得快崩溃了，真想对着冰冷的雪原痛痛快快地哭嚎几声。

帕迦斜着眼睛看痛苦呻吟的洛尔丹，沉默地跪在地上，大腿夹着枪，往枪筒内填着火药，塞紧后又装上了一颗大弹丸。他回头望着对面的雪山时，脸严峻得就像山头上堆积的黑雾。他回头再看一脸惨白的洛尔丹时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咬咬牙齿，把枪递给维色说：

“还是让他安静地走吧。”

维色接过枪，脸色很难看。他又把枪递给帕迦，说：“不，不不。让我杀自己的兄弟，我不干！”

“你看看吧，就忍心让他受那么大的痛苦吗？菩萨就躲在雪雾后大睁着慈悲的眼睛呢。我们解脱了他的痛苦，他也会感激的。”

帕迦揭开洛尔丹身上的毛毡片，维色看见洛尔丹肚皮的伤口张得更大了，混在血水里的绿色肠子滑出了好长一截。他捂住嘴埋在一旁狠狠地呕吐。

“好吧。四山的神和荒野里慈悲无量的菩萨宽恕我的罪过。”维色枪上了膛，望着脸色死灰有气无力的洛尔丹，说：“你闭上眼睛好不好。兄弟，我会让你走得痛

痛快快的。”
洛尔丹苦笑了一下，眯上了眼睛，侧过头，让后脑勺对着维色的枪口。他咬牙等待那最后的声响。

四周寂寂，啥声音都听不见。他又苦笑了一声，回过头来，喉头咪咪响着，维色还是听见了他说的话：“让……让我……喝口酒。”

维色说：“我没带酒。”他又回头问头人：“带没带酒？”

帕迦从腰带上下解下那壶酒，摇晃了一下，听见里面哗啦啦的水响，揭开盖子递给维色，说：“别喝光了，剩几口，我还得走几天路呢！”

维色小心地捧着洛尔丹的头，把酒壶口塞进他的嘴里，说：“兄弟，痛痛快快地喝吧，别理睬那个吝啬鬼。”

洛尔丹喝了两口，就把壶推开了，汗水和着泥沙从额头滚下来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再也没有力气发声了。

维色举起枪，颤动的枪口在洛尔丹后脑勺上晃着。他感觉到像浸泡在冰水里似的浑身颤抖起来，扣着扳机的指头也僵硬了。他看见了洛尔丹颤抖的脸颊上露出一丝恐惧，从那无声的嘴里分明听见了一串恳求。维色再也没有力气举起枪来了。

“维色兄弟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！”

维色拄着枪，浑身无力地跪在雪地上。

帕迦背过身子，站在风雪中把一块牛皮筋嚼得很响。他等了很久，回过头看见维色那张青灰的脸。

“你没开枪？”

维色做了个无奈的手势。

“我以为你是阿注人里心最硬的男人。”帕迦冷笑了一声。

“头人，你听见没有？洛尔丹不想死。他说了，不想死。”维色朝帕迦挥舞着手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大吼大叫。

帕迦的脸沉下来，来到洛尔丹躺着的地方，拍拍他冰冷的凝结着血痂的脸，回头对维色说：

“你去牵一头牛过来。要强壮一些的。”

维色斜挎着枪，踩着松脆的积雪朝坡下走去。

帕迦手伸进皮怀里，慢慢地在一团麂皮袋子里揉搓着，揉成一团丸子时掏出来，看了一眼痛苦得张大嘴哈气的洛尔丹，脸上露出一丝怪怪的笑。

“你不想死？”帕迦笑了一声。他手从怀里伸出来，指头仍在揉搓，有股异香传来，又让寒冷的风冲淡了。

洛尔丹嘴动了动，却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了。

“你很难受吧？佛说过，有得在痛苦里挣扎不如早早解脱。你在心里默念佛经吧，我会平静地走向极乐之途的。”帕迦拍拍他的脸，又扳开他的眼皮，眼球上有了一层死灰色，那是死亡的先兆。帕迦把指头上沾着的那颗黑色小丸递到他眼前，说：“看清了吧，这是酥油揉捏的糌粑丸子。你咽下去，就会安定地睡去。”

洛尔丹身子动了动，嘴张得更大了。帕迦把丸子轻轻放进他嘴里，拍拍他的腮帮子，丸子在喉头跳跳，滑了下去。他闭上了嘴，眼内滚出几颗浊泪。不久，他喉头冒出一串呼呼的响声，血泡胀大了又爆破了。他嘴角皱起条条满足的笑纹，脸颊上的血色渐渐褪尽了。他双眼猛然张大，像有光芒射出来，用力抬起身子啊啊大叫着，又沉重地牵下了脑袋。浓酽的血从鼻孔嘴缝淌了出来，像是用红土调制的泥浆。

帕迦默念着六字真言，望着遥远山头上的黑色旗幡似的云团，把指头上一小块麂皮袋子扔在了雪地上。

嗡嗡叭叭咪叭——

(未完待续)

每次仍是爸爸先到，尽管那神色中已透着疲惫。我只是无法面对，也不敢面对。爸已经开始老了，开始不再健壮，开始不再年轻。我不愿让父亲有一点点地察觉，也不愿父亲发现我这一点点的察觉。我捧着这个虚伪的假象，像捧着一个脆弱易碎的梦。

旧梦

◎王雨霞

一个繁丽的曾经。

一本泛黄的拼音本，几张旧了的贺年卡，甚至一只戴坏的手表，都是令我怀恋的而不忍弃之。

那是一段时光的见证者。这便是念旧的理由。

一截垂垂老矣的枯枝，内里蕴着几多不甘的梦音？

我的眼里，一切皆似梦。就连那浮生若梦，也是在花非花雾非雾。

一叠相片里有时光的梦，一张糖纸里有稚童的梦，一缕阳光里有欣然的梦。

梦皆情。正因人有情，所以物有梦。若是失了情，梦则消失。

……梦更是一朵记忆的云雨，降一场久久不泯的霜雾，雾散入失。

记忆里，有那么多我们至亲至爱的特别的人，尔今却成为了过去式，成为了一个匆匆而离的陌生人。

曾看过这样一种说法：其实，生命中有那么多的人，都是为了给你上一课，然后便转身离开。

或许吧。

尽管这令人不由伤感。惊梦觉，记梦几何，终是过客。梦里的曾经，我何曾不愿挽留。只是无法。

爸妈老了。这个念头是忽然从我的脑海里冒出来的。

也许你会哑然失笑，不过刚刚四十的年龄，又谈何老矣。

可是，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你若是不闻不问，不知不觉，待父母真的无法动弹的老时，却已迟了。

爸老了。

上楼梯。

我家在顶楼。

小时，爸爸飞一般地奔着上楼，任我在后气喘吁吁，他在前仍是健步如飞，待我好容易到了家门口，爸爸却是笑嘻嘻看着我，脸上得意洋洋。

现在，我却是再不敢同小时拼命跑上楼追赶，而是爬几层楼就假意累了，慢慢走上去。只因怕爸爸落在我后面。每次仍是爸爸先到，尽管那神色中已透着疲惫。我只是无法面对，也不敢面对。爸已经开始老了，开始不再健壮，开始不再年轻。我不愿让父亲有一点点地察觉，也不愿父亲发现我这一点点的察觉。我捧着这个虚伪的假象，像捧着一个

脆弱易碎的梦。

梦里残酷。

我又是多么想买一个父亲年轻依旧的梦，一个儿时曾经的梦啊！

爸爸得了高血压！爸爸眼睛布满血丝，爸爸吃油荤太重头晕；爸爸头发里掺了几多银丝……

我更希望是自己长大了，心思太敏感；更愿意是自己长大了，比爸爸更有力量了，更……

可旧梦依旧。

母亲便是不要再提，怕是心脏会疼。

这梦啊，竟是这般的令人心碎！

朦胧。

我多希望这一切一切都只是一场长长的梦，梦醒后，往昔依旧。

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一次果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切旧物依旧，旧人依旧，梦里，一切如故，像是能天长地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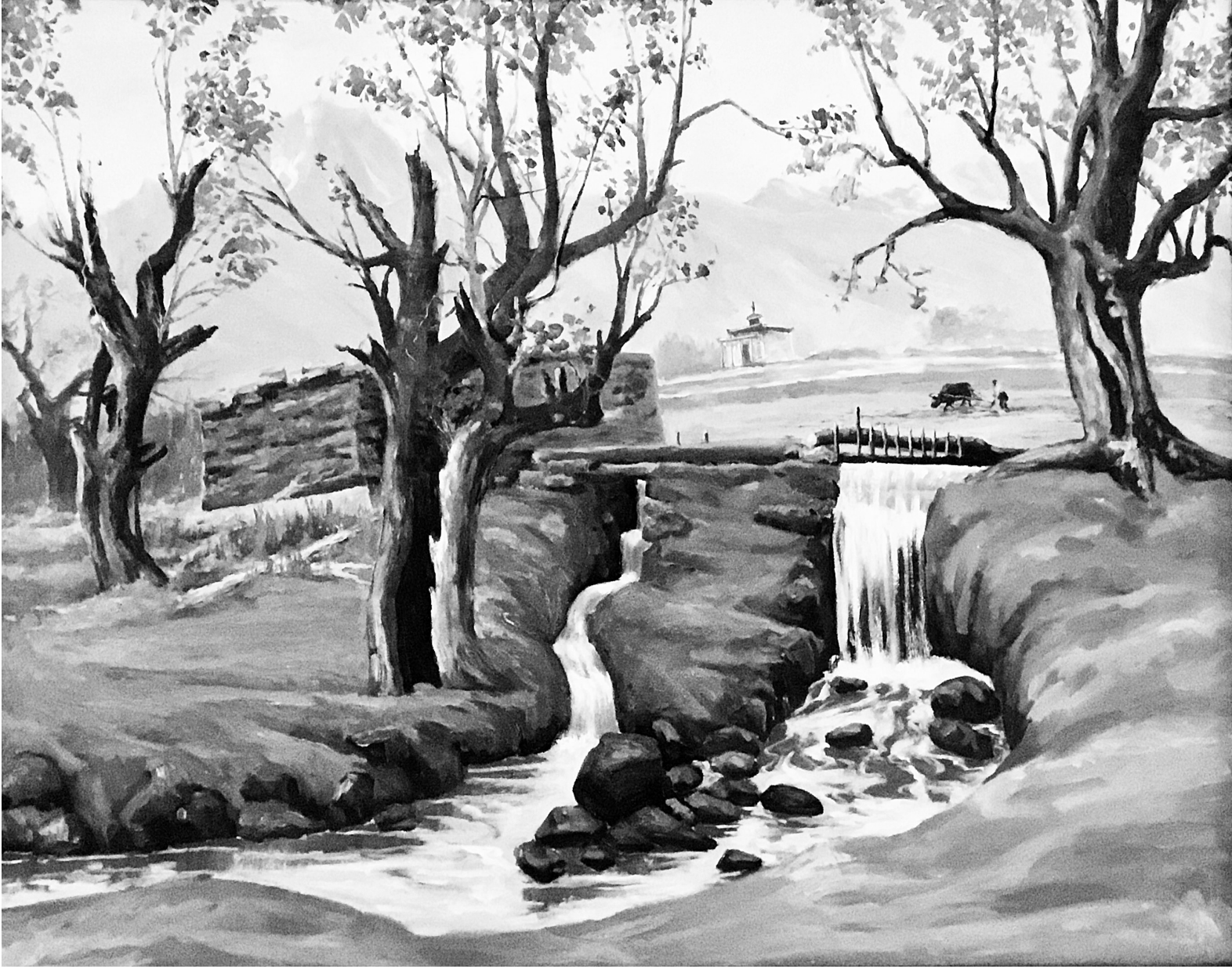
梦里洪荒。

似是数百个世纪的漫长。

醒时，却不过夜深。

……

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。一切皆梦，醒便醒了，碎便碎了，旧梦无言，却告诉你：不必追



村外。王绍江 绘画作品

折多河的浪花

◎魏奎德

在年少时，我就向往地处横断山脉腹心区域的康巴高原。今年4月，已逾古稀的我终于从家乡大巴山来到了康定城。从我住的阿尔卑斯社区步行20米左右，便到了折多河边。

折多河发源于蜀山之王贡嘎山，它在康定老城与雅拉河交汇后进入瓦斯河，最终在姑咱镇汇入大渡河。且不说它在高原峡谷中奔流是多么的磅礴豪迈，亦不说他在崎岖挫折中拼搏是怎样的豁达乐观，单说绕新城这段折多河，特别是河里的浪花，便让人大开视野，惊叹不已。

这段河道，面不宽，五六米左右；水不深，仅仅一二米。虽然河床较为舒坦，但因为水面密布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块，雪山之水淌过时，便呈现出回旋缓急的情形。

急时有如校场之上的勇士比武，碰撞翻飞；缓时有如花月之下的情侣缠绵，柔情万般。于是，奇景出现了——那如雪如棉如丝如缕的洁白浪花，便形成一个整体，填满了整个河面。这时的河面，就不是河面了，如一疋白练，更像一条巨型白龙在游走。

我玩过海边，那滔天巨浪使人提心吊胆，防不胜防；而这里的浪花却像白梅玉兰，温馨多情，引人酣醉。我也爱看家乡河中渔船或游船划开的浪花，它虽然也似玉可入，却乃人之所为，且稍纵即逝，而折多河的浪花却是自然所赐，特质永恒。

可爱的折多河，确切地说，是可爱的浪花，使我想起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

我刚到康定几日，孩子们陪我

买衣服，翻来覆去那几家店铺，而售货员的态度总是百挑不厌，百试不厌，买与不买，脸上一直都挂着格桑花般的笑容，离开时，还搀扶着我走下台阶，并笑盈盈地说“扎西德勒，欢迎再来！”

我在陶醉雪域温情的同时，还被这里人们的仁义善良所感动。第一次单独去折多河边散步，人生地陌加之腿脚有疾。正在为难之时，一位六旬左右的藏族老人主动过来为我指路，并目送我几十米外。更想不到的是，当我在十多分钟后原路折返时，他竟在陡坡处等候接我。

在这里的每一天，总有一些事让我感动。5月初，康巴高原依然寒风凛冽，寒气逼人。60多名第五批州级机关援藏干部放弃休息日，全体出动，耗时一天，硬是把州民族博物

馆前面偌大一片搁置了许久的荒土开挖出来，植上了300多株康定木兰、金丝桃、连香树、樱花树……而今，穹顶之下，满目苍翠，一棵棵树苗舒枝展叶，成为折多河畔一道受人赞赏的风景。

生活中的一些小事，往往能折射出人性品质。在街头，在公园，我偶尔看到有人遛狗，但凡有人群有老人小孩的地方，他们总是远远将绳子拉紧，或者早早避让。还有人在宠物的颈脖上固块小牌，上面写着“亲爱的，不要怕，我是你们的朋友。”

我爱折多河的浪花，它用自己永不消退的清纯洁白，把折多河变成了一条永不变色的玉龙。我更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他们用浪花般的高贵秉性，正在把这片热土变成无限美好的人间天堂。